

康南海與我

陳翰珍

(本文另有插圖刊42頁)

多才多藝歷史人物

嘗見某些報章雜誌任意稱許某某為歷史人物，筆者對此所稱之「歷史人物」，總不以為然，所謂「歷史人物」者，非平凡之輩所得而稱焉。其言行必於國家社會有特殊之改革和建樹的影響力者。戊戌政變之六君子、黃花崗之七十二烈士、袁世凱稱帝之運籌帷幄者、賄買豬仔議員當選總統之曹錕，弗論流芳百世，或遺臭萬年，均得稱為「歷史人物」。

梁啟超評其師康有為(南海)是位歷史人物，其定義是：「從歷史中，如果抽去此人，則歷史情況，將有所不同。若是庸庸碌碌之輩，來一個不多，去一個不少，與歷史發展無甚關係，自然談不上歷史人物。」康氏為廣東南海人，名為為，字廣夏。祖貽、長素、更生、更甦、南海等皆為其名號。西樵山人、游存叟、天游化人等均為其別署。相傳康氏誕生時，其祖父康贊修，正長欽州學正，得報甚喜。立賦詩一首云：「久切孫謀望眼穿，雷震未發巽風先。漫將瑋瓦猜三素，忽報桑弧畫一乾。宦海孤燈官獨冷，書香再世汝能延。可憐大母纓朝露，空話含飴慰九泉。」並賜名有飲，以資紀念。康有為被人稱之為聖人者，不僅其政治作法

和學術觀點特殊，而對於文學、書法，也是超越羣倫，即其所作聯語，也無不超人一等，而「大江流日夜，高浪駕蓬萊」。「荒巖踞虎豹，古壁畫龍蛇」。斯二聯為南海文集所未有者。其書「康莊」一聯，尤為著名，近代聯語，無不錄載，其聯云：「割據湖山少許，操草木鳥獸之權，是亦為政；游戲世界無量，極水石煙雲之勝，聊樂我魂」。

康有為梁啟超師生，皆為維新變法之首腦人物。戊戌政變時，康梁均逃避海外，得免於難。而有為則時發叱后逆謀，慈禧恨之刺骨。故凡與康有為梁啟超有往還之人，盡以康黨得禍。其時王半塘曾有餞春詞寄意，調寄點絳脣云：「拋盡榆錢，難買春光駐。春無語，腸斷春歸路。春去能來，人去能來否？長亭暮，亂山無數，只有鶉聲苦」。音調淒切，不忍卒讀。

民國十四年段祺瑞之得意門生徐樹錚被刺於廊房。一代人豪，竟不克展其長才，而死於非命。國失長才，寧不令人歎息。南通狀元張季直，挽聯悼之曰：「語讖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然間流不盡英雄血；邊才正亟，嘆浦海西顧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」。悲國失良才，溢於言表。南海聖人康有為，亦悼以詞云：「其雄略足以橫一世，其霸氣足

以臨九州，其才兼乎文武，其識通於新舊；既營內而拓外，翳杜斷而房謀；又敬歷乎域外，增學於四州；其暗鳴廢千人，其洞視無全牛；其飛動高歌擅崑曲，其嫵媚清詞追柳周。大盜竟殺猛士兮！天人起邦家疹瘁之愁；假生百命之前，為人龍而寡傳。袁世亂內爭今，碎明於九幽」。張康兩氏，對於當代武人，素不輕譽，獨對徐樹錚才兼文武，推崇備至，稱之為「猛士」為「龍虎人」，確非偶然。徐氏九泉有知，亦可瞑目矣。此為其詩文之斑。而其經世之著作如「新學偽經考」、「孔子改制考」、「大同書」，皆能獨樹一幟，震古鑠今。而其書法尤可成一家之體。卅四歲即著「廣藝舟雙楫」，提倡北碑，一新書界耳目，至今無有過之者。多才多藝尤其餘事耳！

劍膽琴心保存古蹟

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失敗，康氏避居美使館，不久脫歸上海定居，民國九年則移居杭州西湖焦石鳴琴側築康莊而居。康莊建築於西湖丁家山焦石鳴琴側，康氏於民國九年移居於此，浙江人誤以康氏侵佔焦石鳴琴，時浙江省議會議長鄭遠，召開會議攻擊康氏湮滅古跡，旅滬浙省人士亦發通電責之。一時蘇浙各報，滿載康氏與浙人互責

文電，詞語深刻，文情並茂，頗堪一讀，嗣經證明，不但焦石鳴琴古跡未滅，而「焦石鳴琴」四字亦為康氏所題也。

筆者於民國九年同田文炳就讀西湖蠶業學校時，嘗前往遊玩並就教於康有為先生，曾見此聯



康有為(右)光緒帝(中)梁啟超(左)

跋語：「買山西湖，庚申之秋，嘗別墅於丁家山，焦石鳴琴，上曰入天廬，中為開天堂、天游堂、寥天一廬，下為樂天園，易名為康山。巔有石屏橫十餘丈，高二丈尤奇。背負雷嶺諸峯，左葛嶺，右吳山，前飲西湖，吞杭城而帶蘇堤，吾以自娛而忘世焉」。文筆氣勢宏博，才情浩蕩，讀之猶有劍膽琴心之感。實不愧一代人豪、學界宗師，侵侵乎無以逾之矣。惜乎此人多以成敗論英雄，甚至有「落井而下石」者。世事之炎涼可知，何止康聖人乎！

看文明戲老淚縱橫

民國十年元旦，杭州戲院適演戊戌政變，筆者與田君特邀康氏同往欣賞。顧無為飾德宗，羅笑天飾康有為。演至痛心處，顧羅哭於台上，康在台下，觸景生情，亦老淚橫流，竟至放聲大哭。筆者與田君皆受感動，亦灑同情之淚。其時全院觀眾，皆爭望之，傳為奇事。次日與田君往訪，康則示以昨歸不寐，所吟記事七絕詩四首云：「君臣魚水慶明良，戊戌維新事可傷。二十五年忘舊夢，無端傀儡又登場」。「九天閭闔夜燈低，袍袴宮人眼欲迷。成住壞空經幾劫，不堪舊事更重提」。「猶存痛史懷先帝，更現前身牽老夫。優孟衣冠台上戲，豈知台下有真吾」。「解牛蜜覓大力王，欲入瀛台跳苑牆。北望堯城不能救，孤臣負罪罪最傷」。沉痛真情，溢於言表。

遊山玩水處處細心

杭州西湖之虎跑寺，在大慈山西南白鶴峯之麓，為錢塘大橋進杭州市區必經之道。本名大慈定慧寺，奇門雄壯，為遜清光緒年間主持品照所募建。山門有金書門額「敕賜定慧禪寺」。宋時為祖塔院。當時主持為元淨和尚，與蘇東坡往還甚密。寺中刻有東坡手書「病中遊祖塔院」詩一首云：「紫李黃瓜邸路香，烏紗白葛道衣涼。閉門野寺松陰轉，倚枕風軒客夢長。因病得閑殊不惡，安心良藥更無方。道人不惜階前水，借與匏尊自在嘗」。虎跑寺山麓下有小溪一條，跨溪建有一小亭，名「二老亭」，又稱「過溪亭」。據傳東坡公餘時，常往該寺與元淨和尚談禪，從不及天下事。一日二人忽談及天下國家大事，興趣濃厚，竟忘過溪，小和尚跟隨其後呼師傳過溪。元淨與東坡乃相笑揖別。東坡再次過訪，元淨照例送至溪邊曰：「決再不過此溪矣」。嗣乃商建此亭，故以此名亭而紀念。由亭拾石級至寺，究有若干級，詢諸常遊者，皆不能道其確數。康有為撰有聯一幅，云是「百零八級」。筆者遊學杭州時曾見康氏所書對聯，曾親數其級數，確為「一百零八級」。又三潭印月之「九曲橋」，人多稱為「九曲橋」，然究有若干折，多不注意。康有為題聯「……如此卅折畫橋，九州遊遍未曾見……」句，筆者遊玩時亦數之，確卅折也。如此小事，皆為經心。康有為為康聖人之雅譽者，實非偶然，而且為學治事，博而能精，小而入微，實足以為吾人所取法，不亦師乎！



①「康南海與我」作者陳翰珍先生近影。(文見69頁)

②王爵榮博士早年與夫人合影。

